

蓝

L A N L I A N

莲

之上



我始终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活着灵魂里的另一个自己。

SHE WOULD BUY THE FLOWERS HERSELF

IN A SINGLE DAY

JUST ONE DAY

AND IN THAT DAY

HER WHOLE LIFE

THIS IS WHAT WE NEED

SHORTENING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蓝

L A N L I A N

莲

之
上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 之上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莲/之上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11. 4
ISBN 978 - 7 - 5470 - 1433 - 2

I. ①蓝… II. ①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2862 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0mm × 215mm

字数: 250 千字

印 张: 9.5

出版时间: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 丹

策划编辑: 刘晴晴

装帧设计: 八牛工作室

ISBN 978 - 7 - 5470 - 1433 - 2

定 价: 23.00 元

联系电话: 024 - 23284090

邮购热线: 024 - 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 024 - 23284448

E - 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 李福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 - 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 024 - 23284452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姜小鱼：生人勿近	001
第二章	章小希：薄荷微凉	009
第三章	姜小鱼：交换秘密	018
第四章	章小希：侧耳倾听	041
第五章	姜小鱼：沉默诱惑	062
第六章	章小希：爱的自由式	095
第七章	姜小鱼：禁忌	113
第八章	苏梦生：蔷薇·蓝莲	123
第九章	姜小鱼：鱼目·珍珠	149
第十章	章小希：微尘·荆棘	165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姜小鱼：无可逃避	178
第十二章 苏梦生：心经	200
第十三章 姜小鱼：月见草	212
第十四章 章小希：黑暗的颜色	229
第十五章 苏梦生：生之痛	240
第十六章 姜小鱼：请原谅	259
第十七章 幻灭与启程	272

目录

CONTENTS



插曲 章钺：缄默与独白 285

后记1 章小希 288

后记2 苏梦生 291

后记3 姜小鱼 294

第一章

>>> 姜小鱼：生人勿近

(1)

这不是一个故事，我就在你周围，只是擦肩而过的瞬间，我们不曾认识。

两年前，我还是我，经历变故之后，我已不再是从前的姜小鱼。至今为止，我都无法用“好姑娘”或“坏女孩”来界定自己。

遇到章小希之前，生活只是一再地重复，渐渐消亡，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

初次见她，是高一下学期。她一个人坐在教室后排，在读一本书。早上的阳光透进来，照着她干净的白衬衣，扩出一圈光晕，有些耀眼。

她长发及肩，领子和袖子上有精致淡雅的蕾丝边，一副标准“好女孩”的模样。在我看来，蕾丝边是孩子气的装扮，或许这是她妈妈的审美观的体现。

我走向自己的座位，她将书本合起来，嫣然一笑，跟我招呼：“嗨，我是新来的，从中加学校转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特别的名字，也缺少值得炫耀的外貌，是个普通的十六岁女生，没什么好介绍。我习惯性地拍拍桌椅上的灰尘，把斜跨的书包取下来，陆续掏出课本，一直未开口。

中加学校——就是这所城市的王子公主集中地？

我猜她是这样的女孩：一生下来就被赞美包围，不曾有过挫折，被老师批评一句便成为天下最大痛苦。大眼睛、白皮肤，有浑圆结实的长腿，性格开朗活泼，处处受人欢迎。

我将眼睛的余光收回，背对她坐在位子上，整理昨天的作业。

她跑过来，双手撑在课桌边缘，做出热切攀谈状，“你怎么来那么早？我叫章小希。”

张小溪？张晓曦？

她的名字笔画多，一定是个受重视的孩子，不像我的名字，阿猫阿狗般的滑稽。她微偏着头，天真活泼地看着我，眉眼微挑，一副鼓励我开口的样子。

“我叫姜小鱼。”我望着她，用眼神拉开距离。我从不跟蝴蝶类的女生走得太近，不是嫉妒，是不习惯。

她的眼睛迎着光，闪闪烁烁的黑瞳仁有几分不真实。有些幸运与生俱来，例如美貌和富庶的家庭。

“姜小鱼还是蒋晓渔？”她问。

她是北方口音，字正腔圆，吐字标准，怕我没听懂，补一句：“我们的名字很相近，你的名字可爱得多……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这是个问题，呵呵。”

“我要开始预习了。”鱼也好，渔也罢，我都没得给。

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忍受不了太多的话和说太多话的人，不会为了维护团结友爱的和谐局面而刻意迎合谁，也不希望别人为了拉近关系有什么肉麻表示。

她略微一怔，“噢，这样。”

她一点儿没生气，反而对我笑，薄薄的嘴唇很迷人，黑葡萄般的大眼睛瞬间弯成月牙状。由于她的睫毛又浓又密，一颤一颤地像在诉说着内心的喜悦。

都说有的女孩天生丽质，人见人爱，果然是存在的。

我一直不出声，她也被迫沉默几秒，吐吐舌头，转过身去。我猜她还做了个鬼脸，脚步轻快地回到后排座位。她离开，一缕淡淡的天然青草气息随之消失。

早自习时间，班主任微笑着将她叫上讲台，给大家介绍新

同学。

她在众人的瞩目中落落大方，挺胸抬头站在那里。她竟敢把头发拨着，用一条鹅黄色束发带拢在耳后。她一定不知道秀水中学的厉害。

我们学校是省重点，这段时间陆续有新同学转来，多是有权有势的家庭出身，不学无术的类型。不过，学习不是一日之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盖楼需要稳固地基……这些道理老师三天两头地重复。

“我叫章小希。文章的章，姜小鱼的小，希望的希。人和名字一样简单，请多关照。”

她深深鞠躬，大家随她的介绍向我看来。我低头翻课本。原来不是那么复杂，不是张小溪，也不是张晓曦。

女孩太醒目，有种震慑力，班里静得出奇，没人议论纷纷。

班主任收起笑容：“章小希，你在家要怎样都可以，但你要懂得这里的规矩，把头发束起来或者剪成短发，你选其一。”

“为什么？”她眨着无辜的大眼睛，嘴角微张，表情是新来者的懵懂与好奇。

她敢向班主任问为什么？同学齐齐向她看去，我也觉得惊讶，要么是她胆大包天，要么是真的不了解学校纪律森严到何种地步。

班主任好久没有受过这种刺激，他面无表情，但后牙齿暗暗用力。学生个个俯首称臣，耗子敢问猫为什么？

他并不多做解释：“学生不需要花枝招展。”

“OK！”章小希对老师弯起眼睛，将宽宽的发带扯下，两手将头发后拢，三下两下扎成马尾，那发带在她手中变成跳跃的蝴蝶。

“这样，可以吗？”

老师没作表示，她再次微笑鞠躬，从讲台上下来，向后排走去。

她走得并不快，经过我身边，碰到桌的一角，不知是一种什么暗示。不管她明示暗示，我一律不作表示。我与气息明快的中学少女，始终格格不入。但我得承认，她跟别的女生不太一样。

几天之后，当我再一次走进教室，格格不入的少女成了我的同桌。

我原本有同桌，一个面色苍白的忧郁男生。他胳膊上有些小疙瘩，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他的肘部，像玉米粒。

男孩跟我说：“我得的是癌症，估计我是活不长的。”

他跟我谈论癌症就像谈论一场感冒，我真佩服他的镇定，两个月后他辍学，后来就一直没有任何消息。我的右边空空，渐渐习惯一个人的安静和自由。

(2)

再次走进教室，章小希朝我挥动手臂，脸上是调皮的神色。她的发型很精致，两条黑亮的麻花辫子围着头顶盘成一圈，发尾不知道藏在哪儿，斜斜的刘海干净清爽，稍有微风就轻轻拂动，像是英国公主的亲民装扮，干净、利落。

我懒惰，不会打理小辫子，妈妈没教过我怎么梳理千奇百怪的发型。我的头发是自然状态，长短不齐，去固定的理发店找固定的师傅。他最明白我的要求——就是没要求。

“今天起，我们是同桌。”她伸出手。

我没有迎接，太煽情的动作，我做不来。也不必问她有没有征求老师同意。她想坐哪张座位，老爸必会鞍前马后。权势

家族在学校享受优待，一切只需打着学习的旗号。

她热情地跟前后左右打招呼，周围变得热闹起来，她问我：“语文课再有分角色朗读，我们积极一点，你担任旁白，好不好？”

她像一艘破冰船，我眼睁睁看她打破周边的沉寂。

她的某些特质，让她混得很开，没几天的时间，已经名声在外，有三三两两的外班男生堆在窗口议论她。我觉得好笑，心里对这些男生起了两分轻视，但他们乐此不疲，大有越演越烈之势，叫她“花仙子”。

花仙子果然聪明又可爱，在英文课上表现不俗。

老师摊开试卷跟我们对答案，并且用她最拿手的“排火车式”提问。我怀疑英语老师记忆力不够好，无法对准脸孔喊出名字，才喜欢这种只需顺次站立的提问方式。

轮到章小希，老师瞪着老鹰一样的眼睛问：“好，看第二个句子，这位同学，介词应该用on还是in？”

令人啼笑皆非的考题！鸟在树上是on the tree 还是in the tree这样简单的句子，很多双语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说，而相隔十年，我们却还在选择填空。

“用in。”她自信满满地说。

“说出你选它的理由！”老师盯着她。

“因为鸟通常隐藏在树叶中，而不是站在光秃秃的树干上暴露自己，所以用in。”

全班哄笑，又立刻匆匆压住，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原因。我也曾在这类简单的题目上犯迷糊，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这个解释，甚至因为她的解释转换了一种记忆模式。

日子吵闹而又寂寞——上课铃、下课铃，连课间十分钟也被同学当做黄金时间埋头加班。拿好成绩，做好孩子，考好大

学，这是我们这个学校的学生无法摆脱的宿命。

我们是相对听话的好孩子。服饰简单，眼神简单，心思简单，只要头脑不简单，其他一切从简。

学习对我来说不是难事，这就更显枯燥，老师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做题、猜题、押题上。押中一次如同中了头等彩票，兴奋地说了好几年：“那年我送毕业班，押中了这个题，让多少学子如意考上大学，大题啊，十五分呐，很多人就是一分之差被大学拒之门外……”

光是想到这样一题一题地求解，就让人泄气腿软，终年累月没有休息时间可言。我常想，青少年日益狂烈的火爆，频率逐增的歇斯底里，一定和做题有关，没有人能忍受这种长久不能喘息的日子。

我们才高一而已，我堵上耳朵。

临近放学，窗外下起了雨。大大的雨点砸下来，在窗上敲起快乐鼓点。老师要拖堂，在黑板上奋力地解一个疑难方程式，粉笔摩擦着黑板发出啾啾怪声，那冗长的步骤占了大半个黑板。

窗外迷蒙，章小希兴奋地用胳膊碰碰我：“喂，下雨了。”不喜欢突如其来的雨，因我没有伞，也没有为我送伞的人。

有一次，语文老师在阅读课上为我们读一篇小短文，是一位家长发表在专栏的豆腐块，题目是《谁家的女儿没人接》。

我在靠窗位置，坐在斜阳里了。那时妈妈离开我不久，爸爸早已离开。老师一直在读，我双耳自我保护般的失聪，四周一片静默，谁家的女儿没人接——不敢听，再听下去，就是我了。

同学们个个如国宝大熊猫，被翘首以待的家长小心接走，我站在学校的商店门口等待雨停。章小希忽然神出鬼没站我旁

边，“怎么还不走？”

我抬眼望天，雨越下越大了。

“走，坐我家的车，送你回家。”她拉我穿过雨帘，钻进一辆车子，笑声洒了一路，她的快乐怎么那么容易？

她待人热络多情，抽出纸巾帮我擦头上脸上的雨水。我不自然，欠欠身子说：“我家比较远，路不好走。”

雨渐渐变小，车子七弯八拐，在我的指引下终于抵达巷子口。我家在老社区，周围盖了很多村房，也有违章建筑，从外面看密密麻麻，我们的社区被包在里面，被人叫做“村中城”。

太窄了，再向前，就别想倒出来。司机冒雨下来帮我开车门，我慌忙踏步出来。

章小希按下车窗，探头问我：“改天我可否来你家玩儿？”

“……”我没听懂。

“不欢迎我来玩儿？”黑葡萄般的眼睛期盼地望着我。

“可以啊。”我答应。再不答应，司机和我都要被雨淋湿了。

她得到满意的答案，笑嘻嘻缩回到温暖的车上，司机系好安全带，不忘回头致意道别，我也学大家小姐的模样，微微欠身点头，这虽是个贫寒之地，我不能丢失礼节。

车子渐渐消失不见，我钻进黑黑的楼门。我常想象这是一个沉默的入口。踏上略微阴暗潮湿的台阶，一步一步，我来到了一个黑暗房间。

第二章

章小希：薄荷微凉 <<<

(1)

爸爸终于答应了，将我从中加学校转到秀水中学。那个晚上我快乐地睡不着。

中加学校是贵族学校，寝室是单人单间的公寓，培养的都是温室里的纨绔子弟，表面亲亲热热，背后诋毁攀比，彼此之间冷漠势力，大概是从家庭中“世袭”而来。

中加学校的目标就是出国，大量的时间用来学习外语，学生一批一批输送到国外，像打上标签出口的鸡肉。

爸妈没打算过让我出去。起初，他们希望我被照顾得更为妥帖。其实不然，在那里，没什么真正的朋友，科目发展严重不平衡。

我想验证自己的能力，读实验学校，跟多数同龄人过相同的生活，这让我觉得自己很正常。为什么不呢，我自己完全可以。

我猜她常常第一个到达教室。我对她笑笑，她抬眼凝望我，一股强大的无名力量顿时吸引住我的目光，与我对视的眼睛清清凉凉，像薄荷。

她说她叫姜小鱼。

身穿圆领黑T恤，单色无花。淡蓝色牛仔裤，运动鞋。短短的头，身板清瘦。肩膀窄而薄，快要被鼓鼓的书包压垮。但皮肤干净白皙，坚挺的鼻子集合了她所有的倔强。她是如此忧郁的单眼皮女生。

极少见到穿黑色衣服的中学女生，也没见过如此静默的人，丝毫没有要跟我交谈的意思。

我只好自报家门，并不停主动询问她。初来乍到，又是半

路插班，来不及小火慢炖，我要快快融入集体当中。

她对我一点也不客气，说话小小声，句句没有温度，却并不生冷刺耳。她那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柔化了她的声调，任何的句子后面都会自然带个啊字，咬得轻，凡事都看透了似的，有种轻浅的无可奈何。

据我观察，她对谁都淡淡地，没有一点需要别人的迹象，仿佛是对外界的一种宣告：让我独自一个人。

直觉已被她这种特立独行吸引，认定她在芸芸众生中不落俗套。虽然我还没弄清楚她具备何种看不见的优点，已经毫无缘由地谅解她的淡漠，并认定她是有别于我的女生，有别于任何女生，该叫做与众不同。

假若她潜意识里有过强的自尊，中加学校的学生背景必定令她排斥，但她一定不知道，我有一只眼睛是盲的。

两年前，我左眼疼痛，视力下降，天南海北的医生都请至家中，原因依然没有明确，只说视觉神经萎缩，最终还是失明。

我想，上帝嫉妒我拥有太多，出生便衔着金汤匙，有山一样伟岸的父亲、大家出身的妈妈、家里的抽屉如魔法师的百宝箱，里面的钞票总是那么多，像是永远也取不完。

上帝说，他要保持公平，于是让我交出眼睛。

我不断锻炼左眼的灵动，虽不能感光，但它会笑，会流眼泪，与右眼步调一致，如我不说，没有人知道它是我心口的黑洞。

我试图将这种后天残疾化解为生命中的一块小小瑕疵，忽略不计就更好。

我自作主张，冒了几分风险，与她做了同桌。她的手臂干净又光滑，我一直用心地看她，想要再跟她调换位置，正四下寻找理由。

“姜小鱼？”